

——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评传

文人的黄昏



张毅 著 华夏出版社

文人的黄昏

——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评传

张 毅

华夏出版社

1991年·北京

文人的黄昏
——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评传
张 毅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6.25印张 130千字
1991年6月北京第1版 199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7—80053—903—2/I·243
定价：3.00元

目 录

序章 黄昏之旅的独行者·····	(1)
一、生命的世纪之渡·····	(8)
1. 少小的欢畅·····	(8)
2. 青春的长歌·····	(16)
3. 成年的辛劳与辉煌·····	(32)
4. 晚年的寂静与沉默·····	(69)
5. 一生纵横：生命与文化的通观·····	(77)
二、情调柔板与昂扬激越——张恨水的小说世界···	(85)
1. 《春明外史》札记·····	(86)
2. 关于《金粉世家》·····	(96)
3. 《啼笑因缘》阐释·····	(106)
4. 《燕归来》刍议·····	(116)
5. 琐谈《傲霜花》·····	(120)
6. 《魑魅世界》的力量·····	(122)
7. 《现代青年》释读·····	(128)
8. 《八十一梦》的意思·····	(130)
9. 《巴山夜雨》杂话·····	(135)
10. “国难小说”与《满城风雨》·····	(136)
11. 历史小说的意义·····	(143)
12. 其他一些小说情况介绍·····	(148)

13. 对张恨水 小说的论析	(152)
14. 张恨水的杂 文与散文	(170)
三、在现代文化史的索道上	(180)
1. 张恨水与鸳鸯蝴蝶派	(180)
2. 彼时与此时	(188)
后记	(193)

序 章

黄昏之旅的独行者

有这样一个人，他在一条坎坷的甬道上踽踽独行。背负着血色的夕阳，他大步朝我们走来。起初，我们只能听到他低沉而有力的笑声，忽而一道乍起的闪电神秘地自天边划过，我们终于看清了他流泪的双眼与赤诚的面孔。哦，他，现代中国著名作家张恨水！

经过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大地的一场场腥风血雨，特别是自近代以来的中国亢奋的知识分子代代相因的冲击，中国文化传统确实已经衰落了，就像令感伤的诗人低吟浅唱的黄昏一样不再拥有激情，更不会激起现代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昂扬进击的情怀。更多的沐西方文明之光照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们，都纷纷涌到一块凄迷的空场中，托起了一个冉冉升起的现代文明。

而同时，就在这一空场之外的一个角落，张恨水却近乎顽固地厮守着中国文化传统的黄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文人传统的黄昏，以一个传统文人的目光急迫而热切地注视着现代中国——这个独特的生存世界。他没有徒然地注视，而是参与了与现代世界的对话，参与了对于现代中国的生存的体悟与审美把握。

然而，为现代中国文学留下了洋洋洒洒三千多万言的张

恨水在当代中国却莫名其妙地受到了研究者的冷遇。这位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最多产的著名作家却不及某些只有几首平淡诗作的三流诗人更受到人们的青睐，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了！诚然，比起鲁迅来，张恨水的作品确实内涵不是最深刻的；比起巴金、郭沫若来，张恨水更为朴实无华一些；甚至比起沈从文、郁达夫来，张恨水的作品还缺少某种内蕴的文化思虑与人性情调。但是，张恨水的作品数量之多，影响之广（赢得的读者之多），却是中国任何一个现代作家所不能比肩的。不能想象一个在读者中没什么影响的作家会成为重要作家，更不能想象一个极受不同层次读者欢迎、拥有广大读者的作家会不被当作一个重要的作家加以研究和重视。仅仅用“广泛地反映现实”、“拥有大批读者”、“言情小说家”之类极为平庸的论断就把张恨水给“打发”了，这只能说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某种虚妄倾向。

事实上，张恨水的意义与价值至今仍没有被人们充分地认识，人们往往用一两句定论式的评论就把现代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给忽略过去了，这实在是一个大大的谬误与学术的失衡。产生这种谬误与失衡的原因说起来似乎也并不复杂：人们仅仅以某几部作品的表象来评判张恨水，而没有从创作整体中所体现的作家的人格与作家经历角度看待张恨水，没有由此出发联系某种文化传统而把他看作是中国文人传统中的文人。那么，我们对于张恨水的考察就应当从这里开始。

从根本上说，生活在中国文化多元氛围中的张恨水，完全不同于那些受到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文学观念与技巧等）强烈影响的作家。张恨水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家道谨严、极讲

传统道德与礼仪观念的旧式家庭里，接受的也是四书五经、传统诗文这类旧式的教育，因而他的旧学修养极为深厚，这无形之中使得他深秉传统文人的某些气质，并形成了以传统文人的态度观察世界的感知方式。以这种感知方式透视现实而获得的写作产品，即是张恨水独特的作品系列。张恨水作品中传统文人对生存世界的感知方式，不仅表现在善于使用章回体等传统小说的技巧方面（这仅仅是表面的、次要的），而且表现在作品的整体价值取向以及对于特殊的人物形象系列的塑造上。

从总体上说，张恨水的小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所谓的言情小说，一类是社会讽喻小说。虽然在张恨水的言情小说中不乏有才子佳人的情调（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人作品情调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张恨水言情小说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却是从一种善良的心愿出发，企望天下的人们都有美好的命运（尤其在情感方面），并由此表达了对于生活本身的深深眷恋。而他的社会讽喻小说也与此紧密相关，出于对社会现实有一种美好远景的希冀，他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丑陋现象与不尽人意之处，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混乱情景的批判意识与深深的忧虑。这种对现实的批判意识与忧虑意向不能说与传统中国文人的讽喻现实与忧患意识没有内在联系，相反倒可以看成是后者的一种现代形态。

一个作家的价值取向与对生存的观念往往体现在他的作品上，而又特别体现在作品中的那些作者格外钟爱的人物形象上。在张恨水的众多小说中，有两个人物形象系列特别引人注目。一类是秉有旧式道德伦理规范、性情温和善良、反对暴力活动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如《春明外史》中的杨杏园、

《啼笑因缘》中的樊家树等等。他们往往一方面知书达理，旧学基础深厚，另一方面也不无新的观念，但从总体上说却仍是传统型的青年知识分子。再有一类是以传统的道德观念与行为规范批判现实的堕落的旧式老知识分子形象，如《魍魉世界》中的区庄正老太爷等，他们从传统伦常观念与价值取向的角度，要求社会有秩序、懂礼节、重知识，极力反对那种发国难财的奸商一类人物的丑恶行为。张恨水对这两类人物的态度是很明显的：赞赏与肯定。原因仅仅在于这两类人物表达了张恨水本人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对现实的态度与价值取向——也就是一种传统中国文人对现实的态度与价值取向。在思虑的意念层次中，他们对国家与民族的发展至为关心乃至有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但却仅停留在这一层次，而很少想到为了改变历史的进程自身负有什么样的使命，更不会参与现实中的革命。

这种传统文人的品格不但在张恨水的作品中表现出来，更多地从他的一生经历中表现出来。张恨水一生中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组织，不以党派之见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更多的是从传统的道德意识出发，同情广大民众的艰难生活，出于一种文人的正义感对现实深为不满。但仅仅如此也许太朴素了一些，知识分子要想获得人格的独立与生存的精神的自持，还必须以深刻有力的思想启蒙大众、感召大众乃至引导大众的行为规范。从这个角度上说，传统文人比起深秉现代文明因子（特别是西方人文精神）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毕竟太衰弱了。

但是，也许这种衰弱仅仅是假象，因为传统文人的意识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息息相关，而传统文化比仅仅吹

了几十年的西风西雨更为成熟坚硬，它仍然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真正底盘。以西方文明为自己的选择方向的现代知识分子们似乎根本不在乎这一点，他们依然热诚地拥起那个如日之升的现代新文明。于是，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传统文人形象寥寥，而张恨水成为这一形象系列的最后光照，是一个孤独者，踽踽独行于文人命运之旅的黄昏之中，在他之后，这个文人系列也就基本宣告结束了。

张恨水作为文化传统系列中的文人，一个以写作为事业的“作家”，创作本身即是他生命的重心。但毕竟这个文化传统已是日薄西山，张恨水也即成为文人行旅之黄昏的独行者，然而他却活得有力而洒脱，他以自己的人格与表现于作品中的情调氛围，对现实的批判而赢得了现代人的承认。因为他靠近了传统文化^①的心理深层，这一心理深层潜藏于中国人的灵魂之中不会消失，或不会在若干时期内消失。于是，张恨水代表了一种由文化传统携载传统文化搏击于现代生存整体的力量，它一方面加剧了现代人对于传统及文化心性的认同，使人看到传统文化力量之不可低估性，另一方面这种情调氛围毕竟愈来愈远离了现代中国的文化情境与社会演进节奏而显出某种苍凉来。

张恨水以其作品特殊情调的凸现与自身人格的塑造扩充了文人黄昏的夕照势能，而随着他的谢世，这个黄昏也即消

① 从内涵上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决非词序上的前后调换，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文化传统指的是与特定民族现实存在有关的种种习性、风俗、精神需求上的独异之处，它一般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表层；而传统文化则指的是与特定民族心理素质与精神价值有关的内蕴性的东西，它深埋于文化的深层，具有不可随意移易的特点。

失在一片黑暗的混沌之中了。

然而，张恨水没有消失。这决不是因为他的作品至今还为书摊小贩们目为赚钱的书而陈于摊上，而是因为当代文化形态中有一种与张恨水其人其作品的通约性，这种通约性使我们更深地见到了张恨水的意义与价值，我们也就此理解了他流泪的双眼与赤诚的面孔。

张恨水所面对的是一个生生不息然而又苦难深重的世界。张恨水早年生活还算优裕，他出身于一个旧式家庭，传统意义上的家教非常严格，这种背景使得他一方面较为系统地接受了传统文化的教育，旧学根底相当厚实，另一方面比较忠实地恪守传统中国所要求于读书人的那一套道德与伦理体系。青年时代，随着父亲的去世，家境陡然变坏，他被迫挑起了支撑全家人生活的重担，这使得他于谋生的劳苦与困顿中深深体味到了生存的艰难。他向来憎恶“为富不仁”，同情穷人的境遇，以“仁爱”之心待人，虽然这种同情往往带有怜悯俯就的成分。“尽忠”与“尽孝”是做人的本分，只有“敬祖”，才能爱国。这尽管未脱宗法色彩，但张恨水认为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张恨水以传统文人所特有的气质，不容许对伦理道德苟且通融，正义感极强，并且把社会的道德风尚视为国家兴亡的标记。穷则独善其身，洁身自好；达则兼济天下，攻击丑恶。他有着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忧患意识，忧生、忧世，对“天命”有着某种恐惧情绪。他也有士大夫的“名士风流”纵横的才气，这使他偶而也想“狂一狂”，涉足妓院，结交优伶。他一方面本着儒家“中庸之道”，抱着凡事“不过分”的人生态度，安生立命，另一方面倔强、执著、事关爱国等大是大非问题决不肯苟且，有时也显得固执、迂腐，往往在逆境中显出他那

可贵的气节与骨气。

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特别是作为一个遵循传统道德操守、心意善良的文人，张恨水对于生活的态度是赤诚的，他既为人间的不平而愤怒抒写，更为人生的艰苦与不幸泪洒笔尖，化作一行行饱蘸情感的文字。

张恨水并不是那种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虽然以他的才气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他总是与历史过程中最激进的事件、最能使人心亢奋的活动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落落寡合地固守在旧有的文化传统与道德伦常的城池上，神情忧郁地看着时下所发生的一切。

在现代中国号角声此起彼伏的文化环境中，张恨水显得异常的孤独，这是一种以道德主义抗议历史主义的诗人的孤独，不乏有凄清与伤感。他不理解，或者干脆不愿去理解历史的无情无义的进程给人间带来的巨大不幸，实在是人类前行的一种不得已的必然代价。他关注的仅仅是中国人还能否在一种平和而善意的情境下生活，或是否还有在此情境下生活的机会。

比起鲁迅那种超越时代的思想者的孤独来，张恨水这种伫立黄昏的文人的孤独就显得不那么深刻了，但应当承认他却更有人情味，因而显得更加可爱，虽然其中不乏些许迂腐。

无疑，张恨水作为文人黄昏之旅的独行者，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文化事实，使人不能不注意这个事实的力量。

一、生命的世纪之渡

张恨水一生所经历的时间，正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动荡多变、文明与文化氛围倏然转换的阶段，也即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这漫漫的岁月里，张恨水像与他同时代的普通中国人一样，艰难而顽强地匍匐在生存的基线上，直到自己生命旅程的尽头。

张恨水首先是作为个体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尽管后来他的煌煌巨著给他带来了声誉，使他有了文化学的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生命的展开与人格的建立对于一个有着传统文人风范的作家来说，甚至更为重要，也更为有意义一些。

那么，就让我们具体地看一看这一生命展开与人格建立的过程吧。

1. 少小的欢畅

1895年5月18日（农历4月24日），张恨水出生在江西广信的一个小官吏家庭，他的祖父张开甲是广信府里的一个参将。张恨水刚出生的时候，生得大头大脑，后来逐渐变得虎头虎脑，十分聪明可爱。祖父母对他分外喜爱，希望他长大后志向远大，功成名就，光宗耀祖，所以给他取名叫“心远”。因而

张恨水原名张心远。1914年他给汉口一家小报投稿时，从南唐李后主《马夜啼》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一句中截取“恨水”二字作笔名，自此，“恨水”便成了他的正名，他原来的名字反而湮没无闻了。

张恨水虽然出生在江西广信，但他的祖籍在安徽省潜山县，家住岭头镇的黄岭街，世代务农，有田产几十亩，房屋数十间，在当地也算得上是殷实人家。太平天国革命兴起时，其祖父张开甲被迫入清军，后就职于广信，这才举家南迁。因祖父历任武职，善技击，所以后来他总是骄傲地说自己是“武门之后”。他的父亲张耕圃自幼只读过两年私塾，仅能看看便条，但从父辈那儿学得了武术，1900年前后在庆亲王奕劻当国时，曾主办过浮梁工厂，后来一直在厘卡子（旧中国设在水陆交通要道上的商业税收机构）当师爷，做的是会计工作。张耕圃为人耿直，能主持正义，又喜欢息事宁人，这些性格多少对张恨水产生了影响。张恨水的母亲戴氏，是个铜匠的女儿，嫁到张家后，孝顺公婆，疼爱儿女，是个贤妻良母。张恨水共有兄弟姐妹六人：二弟心恒；三弟与四弟是孪生兄弟，一个叫牧野，一个叫朴野；大妹其范，小妹其伟。因为他是长子，所以深得父母的宠爱。

十六岁以前，从童年到少年的这一段日子，张恨水都是在一种宁静而无忧无虑的环境中渡过的。张恨水四五岁时长得非常结实，而且块头比其他同龄儿童大得多，祖父对此欢喜异常，便希望他长大以后做英雄，闲暇时无事便一腿站立，另一腿跷起二三尺高，命其坐上，颠簸摇动，以练胆量。他祖父还专门替家中的一只大山羊配制小鞍辔，又“砍竹为刀，削芦作箭”，差遣两名老兵带他在院中“奔驰”、“射击”，他“顾盼自

雄，亦俨然一小将也”。

张耕圃由于自己读书太少，深感文化水平低的痛苦，一再劝说父母早日把孙子送进私塾。1901年在张开甲的赞同下，六岁的张恨水开始入蒙学，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念了半年，他就读了十三本书，还学过《上下论》，念过《孟子》。但只是死记硬背，对书上的文字并不理解。就在张恨水入蒙学的这一年，他的祖父因病去世，祖父高超的武技对张恨水有很深的影响，成为他日后进行武侠小说创作的重要生活基础。读完《三字经》、《百家姓》等以后，张恨水又攻读了“四书五经”。在蒙学读书时，他开始对古书发生兴趣。有一天，教书先生教较大的两个学生读书，讲的是孟子齐人章，张恨水很偶然地在一旁听下去，觉得这书很有趣味，简直就是一个故事，于是他就对这本书有了几分喜好。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和书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恨水天资聪颖，入蒙学一年内就能对简单的对子。一天，蒙师出了“九棵韭菜”的上联，张恨水抓抓耳朵，歪着脑袋想了片刻即答道：“十个石榴”。这个对子看起来简单，对起来并不容易，上联“九”与“韭”音同字不同，这么小的孩子能迅速地想到以“十”与“石”相对，且对仗工整，是很不容易的。老师得意地将此事告诉了张耕圃夫妇，爸爸高兴地将儿子举过头顶，妈妈专为他做了碗虾仁炖鸡蛋以资奖励。

1904年张恨水九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南昌任职，家也随着迁往南昌，张恨水进了一位父辈朋友的家馆里读书。先生是一位安徽老夫子，学的内容是《易学蒙求》、《续蒙学读本》。这些书每篇都有图，张恨水对这些书非常感兴趣，因为看了这图，就可以略懂一些书上的意义。到了这年的下半年，

他退出家馆，转入一个有较多学生的私塾就读，读的内容是《左传》、《二论引端》。《二论引端》是用朱注和一些浅文注解《论语》的书。虽经先生“望文随解一遍”，但他还是不懂，于是就另想办法，借同学的带有白话解释的《论语》书看，慢慢地便读懂了。

第二年，即张恨水十岁那年，偶遇的一个机会对张恨水后来成为大小说家影响至为深远，这就是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小说并且入了迷。那年，他的父亲奉调江西新城县（现在的黎川县）任职，他和四叔随父同行，从南昌到新城三百多里水程，坐木船由赣江出来经抚河、盱江进入黎滩河。路远，逆流而上，途中又遇逆风，船老板和伙计一起上岸背纤，船行极其缓慢，这对于好动的孩子来说太寂寞，也太难耐了。张恨水时而到船头上去看看两岸景色，时而又坐在舱内发呆。偶然间，他从四叔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本《残唐演义》，便立即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那曲折的故事情节，很快吸引住了他，从此他对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新城后，父亲请了一位同乡人端木先生教他和弟弟读书。这端木先生是个“三国迷”，平时在自己的书桌上总是摆着一部《三国演义》，学生自习时他便瞅空子看几页，看到得意处便摇头晃脑，念念有辞，似乎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张恨水非常羡慕，只要先生不在，他就偷着拿来看，看得非常有味，这部书帮助他长了不少文字知识。他觉得这部书比《残唐演义》更有意思，“桃园三结义”时刘、关、张兄弟之间的义气使他感动；诸葛亮“借东风”的神机妙算，更使他入迷；猛张飞的故事，使他联想到京剧《长坂坡》。书上把个张翼德写得活灵活现。“当阳桥前一声吼，吼断了桥梁水倒流”，这意趣盎然的情节与氛围使他简直不忍释手

了，从此他“跌进了小说圈子”，成了个“小说迷”。为了买书，他开始积攒零用钱，甚至饿着肚子省下早餐费。为了避开父亲的“查禁”，他把买来的小说锁在箱子里，等到无人时才悄悄地拿出来看。特别是夜深人静，家里人都睡下后，他便将自己的蚊帐放下，拿个小板凳放在枕头边，再在小板凳上点一支蜡烛，摆开书大看特看起来。这些小说大多写的是武侠故事，他和一般的小男孩一样，特别爱看武打书。

随着张恨水年龄的增长，他的父亲逐渐放宽了对他的限制，于是张恨水可以公开地阅读小说了。与他同室的有位姓管的同学，家里的小说很多，不断地带给他看。这样张恨水在两个月之内看完了《西游记》、《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水浒传》、《王虎平西南》、《聊斋志异》、《野叟曝言》等。张恨水父亲办事的地方是万寿宫，张恨水白天不回家，在万寿宫的戏台侧面，要了一段看楼，自己扫抹了桌子，布置了一间书房。他时常上了楼去，叫人抽去了梯子，然后用小铜炉焚好一炉香，就做起了“斗方小名士”来，那时在他的书桌上有一部残本“聊斋”，是套色木版精印的，批注很多，他便在这批注上，懂了许多典故，又懂了许多形容笔法，例如形容一个很健美的女子，他知道用“荷粉露垂、杏花烟润”。稍晚一些时候，张恨水读完了《红楼梦》，他读小说不但读原文而且还读批注，受益很大。张恨水阅读中国古典小说不但吸收其中写人状物的笔法，更深深地受到了其中的许多人物气质、情调与氛围的影响。

张恨水不但读小说入迷，而且口才也很好，他喜欢把看来的故事讲给弟妹和亲戚邻居家的孩子们听。在叙述过程中常常凭借自己的想象加以发挥和夸张，使得小听众们听得津